gift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MINN
MAR 6 1963

NO LONGER THE PROPERTY OF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K5568.2/4095(5)

Digitized by the Internet Archive
in 2018 with funding from
University of Toronto

https://archive.org/details/rannsnsaengmunji058800

懶隱先生文集附錄卷之九

祭文

權斗寅

嗟嗟君則子眞死耶子之性命宜不止此子之於世宜大施爲以理揆之不應至斯每一念至忽忽猶疑佳城今啓卽遠有期嗟嗟君則子果死矣念子之生天豈無意軒昂其質俊偉其器文章炳蔚孝友篤至秉心正直禔躬謹慤具玆衆美兼之學殖傑然秀出爲百夫特獨步騷壇雄鳴高躡射策天門魁登桂籍鄕閭士友孰不子榮時哉而起大放厥聲出入金門上下承明飛英騁雋無往不宜昵侍 經幄啓沃論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息爲郎吏部別賢不肖我道惟公人敢我撓繼入銀
臺將明出陟出牧于湖疲甿蘇息世道多故旋卽解
符歸卧田園有書有圖優哉遊哉聊以消憂物論攸
歸 除命又下地部崇班非余望者 聖恩洊加復
典海邑爲養勉赴非子所樂惟子家禍自此始作子
之賢閤奄忽不淑未幾賦歸復罹荼毒寂寞春峽新
墳次第兩載窮山血淚未霽沴氣外侵眞元內弊那
意一朝子又長逝嗚呼哀哉原昔識子俱年二紀一
言定交遂托知己追遊往還四十年餘顯晦殊塗音
塵不疎逮茲晩歲申以姻好我之小女爲子冢婦情

意益篤有逾骨肉自子移家幸近吾棲約以卜隣擬結茅齋分華一半于瀼東西庶幾暮境相依以處水釣山採唱予和汝斯計將就胡舍我去嗚呼哀哉自子丁憂執喪越禮我憂之淺書以告誡子曰毋憂我量氣力謂復相就援古以勗那知暴疾遽奪長壽使子至此朋友之善嗚呼哀哉聞子疾革心焉悄怳疾馳而往承訃路上驚魂震越痛澈心骨奔走及門子已瞑目長號大叫君臥默默斂爾符彩戢于一木千哀萬恨呑不復吐我懷之悲君其知否嗚呼哀哉維暮之春我往君廬曰無遽歸後會亦踈我以事牽一

宿而別臨別復挽辭意益切那知此別乃是永訣早知如此何忍遽違到今思之雖恨曷追嗚呼哀哉子之兩兒小者未娶他日求配誰主其議子之寡嫂倚子爲命子又不留誰復依仰親朋飮泣士林憔悴雖其存者志亦死矣臨風一慟萬事已矣嗚呼哀哉華山之原先宅其上其下神穴令妻所藏於焉合窆惟子之志子計已定誰敢或貳千秋九原其樂融融子則然矣生者曷從言之至此長慟欲絶英靈不昧尙克鑑格

又

柳日祥

嗚呼公今棄我而何歸耶公之厚德重望蔚然爲士林領袖今雖世道䟦䠊若不可復有猷爲而維持斡旋之責所望於公者非眇少也嗚呼公乎獨不可爲此世界少躊躇耶嗚呼痛哉公天資重厚而氣像豪邁學問宏博而孝友篤至自爲秀才時已有公輔之望及其釋褐登朝愈自飭勵言論風旨實有大過人者而自守堅確未嘗苟同以致毁謗隨起歷銓郎數年始入銀臺而時事又大變矣位不滿其德用不究其才士大夫莫不悵然而所幸者年齡尚未甚遲暮庶幾改用於他日而展布其底蘊也嗚呼孰謂公之

遽至於斯耶公之文章氣力雄渾詞彩穎發攙落陳
腐機杼自出盖得之天授也一時文士皆斂衽推服
以爲不可望而及而公不欲以此自衒所論著不多
或者有待於晩境而造物者遽奪其年不能使後人
盡得雲夢之富可勝惜哉公稟氣完厚素無疾病頃
年出宰眞珠時自言驅馳雪磧千餘里聞者壯之年
踰知命百體强健面常澤而不皺髮尚鬒而不白世
未有如此而不壽考者也入峽之後不幸遭罹巨創
日夜悲號滎衛剝鑠始有腹脹之候而公猶執喪不
懈至於今年酷暑倍徙於曩時而不脫衰服常處煥

嘗暑着癨危惡之證安得不乘虛發作也深山絶峽救
護無人一晝一夜坐待命盡龍顚虎倒百身難贖嗟
呼暑着癨豈是必死之疾而能死公哉世之碍碍庸人
得一危症而一家親戚相守而藥石之以至全活者
固多矣以公之賢而何獨不然耶豈旬天下指之期
適當辰巳有不容人力於其間耶聞公之歿者雖婦
孺走卒亦皆錯愕痛傷平生盛德之在人心者至此
可見而歷典三邑家計益落屬纊之日乃無一好衣
可取而爲襲者此又簡冊之所罕見其亦可敬而亦
可悲也闔門百口相聚窮山所仰望者惟公而一朝

奄忽萬事瓦裂進退失所昕夕莫保而諸郎學業亦未及成就不知公在冥冥中亦有所默相而陰佑之耶嗚呼痛哉自公筮仕之後雖離合不常然隔一衣帶猶得匹馬相從及至遠徙春縣則不但道里夐絕而歲月晼晚非復別離時矣私心悵惘若失半身然猶時時得奉手札以小紓紆鬱且念前期尚在不復以死別爲慮也嗚呼孰謂夢寐之外遽承公之凶訃而目見高其上而坎其中以爲公萬世之宅於花庄山下耶公嘗憫余之多疾而余亦凜凜然常恐一朝先死以爲公之慼孰謂今日公先而余後耶孰謂松

沛一夜之會遂成永訣而俊偉之質灑落之風終不得接其彷髴也耶嗚呼禍福無定脩短同歸惟令名長傳斯爲不朽公之所樹立旣足以照映千秋而平生曠懷雅量又有以卓然不惑於死生之際矣安知汗漫之上俯見吾輩愴傷而不爲之拊掌一笑也耶公之所製詩文多不脫稾余嘗謂公曰公之文必傳後幸公手自整頓毋使後人勞也公亦大笑頷曰遷徙之際未知其果無墜失與否而門下諸公必能萃集而剞劂之以壽其傳余之所以慰公之身後者惟此一事耳

又　　　柳後光

嗚呼惟公篤生南服風姿岐嶷襟懷灑落有行有才餘力學文泓涵演迤主盟詞壇早擢高科先烈有光晩際運熙朝野屬望聿自郵官躐躋華省文優黼黻誠切啓沃秉衡天曹通塞靡忒陞秩銀臺出納惟允歛此大惠幾施州郡廉潔自守澤洽雷封歷敭內外無試不通將大有爲國其庶幾天胡不憖遽爾騎箕驥騁逸足中道而蹶鵬展霜翮半天而折邦家殄瘁士類嗟惜嗚呼余懷益覺嗚咽小少托契蘭室襲馥建至晩節情誼彌篤未見則思長書短札旣見則喜

倒廩傾囷安顯共裕阮窮相憐一劒肝膽二姓弟昆自愧疎慵爲世所嗤奉蒙高義相與爲依嗚呼今日發引前夕瑚璉之器鸞鵠之姿一閉夜臺再晨何時

又　浯川儒生李柱弼

嗚呼痛哉惟靈名門之冑拔萃之英肅然之容琅然之聲遠慕古人遵守家風佩服松齋宗師退翁孝友植中恭儉飭躬醇如玄醴穆若淸風年未弱冠世稱老成從事木齋攈摭遺經旁搜子集靡不硏精作爲文章藹然春雲晚年桂籍冠冕朝班金閨玉署歷敭華顯寵以銓席實出　聖眷如鑑之明姸媸何逃獨

持風裁任他羣巋人服偉量天鑑孤誠出鎭雄州流惠甘棠吏畏民懷春雨秋霜名高不居官貴如儒遭時屯蹇退專一區蕭然斗屋菽水誠至糟糠不厭甘旨何繼毛義安陽實惟親故鳧烏纔還痛含孤露扶病執喪攀擗號絶筋力已衰漸至痼疾嗚呼痛哉七十在身聖訓可戒公胡太執而至於此豈公經情豈公滅性邦家之瘁士林之愴歸之時命誰尤誰責顧我浯堂實近公宅公昔爲長訓我蒙士教誨之勤齊濟甚美少弟于時幸忝任末一席光塵幾承警責追思至今二十年光今來奠酌迸淚摧腸嗚呼痛哉況

厚之器峻整之儀天漢之精鸞鳳之姿今已永秘何
處更覩朝端失賢吾道無托佳城已卜吉辰不留長
山埋璧大海沈珠士失前輩星折天樞餘生宇宙踽
踽何托

又　　　　　　內舅金如萬

痛哉痛哉君尚忍忘我耶我其忘君者耶何不見今
二年也君浚非忘我者必欲見我而不能得則吾雖
欲忘君而不悲何可得耶顧此凶釁早爲爺孃所棄
其賴而存者以有姊妹氏六人耳幸姊妹氏之子皆
不下於人而君之兄弟最良君之季天惟君能力學

而卒名於世欽也適又獲第私以爲吾先人之積德其發於斯乎心實喜之而又懼余之薄涼遭此慶也俄而欽也死而鏡隨之姊氏又以此時逝而君卒不勝喪前後僅一二歲而吾之所恃者皆索然而已盡嗚呼爲余之子與姪者豈獨壽之不將也此必吾之積戾于天而天盡奪吾所恃只留此癃病窮殘一老物使孫苦於世也痛哉吾獨何辜焉幼而喪父母老而失兩兒天之割我已甚矣而又不能保君痛哉吾獨何辜于天君居家而孝友立朝而峻潔其文雅接物能溫醇君之名將不朽於世而吾之歸特朝暮焉

耳然則以君而謂之死者妄也以吾而謂之生者亦
妄也安可以吾之生而傷君之死也吾於此若可以
不悲者而君不及盡發其所有而中途而折卒至於
生事寥落使兒曹無依吾安得不悲也君之伯兒之
疾近而漸佳二哥能勤身而力學其志亦不凡將足
以緒其家而立於世也此吾之所以少紓悲者而又
悲君之不得見也吾以君不死而君之死已三年矣
於是乎遙送一盃而奠之君亦可以知我之懷也

又　門人金爾甲

惟靈喬岳降精圭璋令質文邁班馬學追濂洛接物

和煦持已矜肅一魁多士再捷大庭始屈郵官俄敭
玉堂正笏薇垣陳疏觸忌及佐天曹持正不貳擢拜
銀臺　天眷優洽　命賜貂帽百僚改色誠篤反哺
累乞外邑專城養志舉世艷仰曾孝莫終臯樹不靜
執喪踰禮羸毁成疾商絃未援崔性先滅斯文無主
吾黨誰托邦國之瘁士林之慽顧余小子生同郡邑
早荷提撕俾免榛棘義重生三情逾骨肉仰若泰山
信如蓍龜今年季春獲拜溫溪云有脹漸符彩减昔
神明所相意謂勿藥曾未數月遽承凶訃痛纏心肝
五內如腐文不盡言言不盡意

又

門人李濰

山其頹耶梁其摧耶儼毅謹恪之容不可得而復見耶周詳正大之論不可得而復聽耶孤山傳計之紙奚爲而入我手耶先生訓誨之書奚爲而久不續耶嗚呼山其頹矣梁其摧矣儼毅謹恪之容其不可得而復見矣周詳正大之論其不可得而復聽矣曷爲之不使我骨驚而心絶也嗚呼先生之出處行藏其正大光明有若青天白日使人得而見之載在人口則世豈無一箇好人褒揚懿德以傳諸後也惟其事與心違道與時乖不樂仕進淩意遯藏者實他人之

所不及知者也噫黨議日激私意滔天紛紛唇舌固
不足道而一條平坦官路行著者何人痛矣惟余小
子早蒙提撕邱山之恩銘在肝腑而氣質昏愚貽累
旣多科臼誤人承誨隔歲泣血之日至闕奔慰負罪
如山無說以文擬於數年之後擺落世務陪侍杖屨
於燕閒之間以收桑榆之功天不惠我楹夢遽驚事
有所疑孰從而質之學有所迷孰從而的之痛矣家
弟死瘟經夏未殯蒼黃奔寘數朔有餘病不得侍喪
不得斂來哭遂前亦在人後悠悠此恨有生難忘嗚
呼昔我來斯誨諭諄諄今我來斯何異平日孝服猶

在儀容永閟卽遠在明萬古長辭

又

門人洪相勛

先生河岳儲精篤生眞儒君子之徒英姿傑特粹質
淸介灑落風彩飭躬義方潛心經籍周張其學亦旣
勤業藻息贍逸馬韓其匹際會風雲歷敭淸班名位
赫然獨持風裁薦善彈惡朝綱振肅兩詠嶺梅一麾
南城反哺其誠謝事紅塵養閒邱壑見幾明哲記昔
執贄粤我先人求道是勤分義旣篤且兼瓜葛情好
日密時厠賓末屢賜誘掖最承親切覿德心醉奉而
周旋期保百年天胡不慭鞭繩遽絶於何考德國喪

元龜士失宗師吾道其衰中夜起坐猶發歔欷我淚
交頤衰麻未脫反面斯促孝廬誰托壽未徵仁位不
滿德天報其嗇

又　　　　　　　　　　　　　門人李霮

恭惟先生奎璧之精河岳之秀恢廓其量嚴峨其宇
孫高秋月鑑潔氷壺芙蓉清水鳳凰天儀業踵松齋
學泝溪源存心詩禮餘事詞文精思刻慮反躬踐實
灑落誠明端嚴方直閒臥蓬廬翠竹寒松半世簞瓢
陋巷眞樂萬軸牙籤一室討活接人忠厚居家孝友
行著鄉隣望重山斗白首丹桂一代芳名賀登王筵

慶溢堂庭明時雨露　聖恩卽山心丹伏蒲義明扶
倫鶚立朝端正直其論玉堂梅月江湖夢想誠瀣望
雲願乞歸養孝格　宸聰城專百里榮親奉公孰我
公似歷典三邑一室蕭然廉貪百代立懦千年一區
春陽移卜新庄壺中日月靜裏乾坤潛心古書晝養道
幽軒戊寅冬季公遭內艱孝服未闋仁壽其慳一理
誰詰天高鬼瞋泰山其崩天柱其摧邦無耆龜士失
依歸考德於何質疑於誰匪我悲公公實自悲嗚呼
痛哉不肖無似髫齡負笈提耳之勤面命之切以我
昏憒無覺警發恩同生我視如已子諄諄嘉訓至今

在耳愧我負公自公居憂疾病憂患去歲今秋廢絶
人事縮伏山谷旣不匍匐而有今日罪深幽明恨結
平生攀呼莫及五內如崩一往不復太空冥冥失聲
長慟小子安仰

又　　門人尹燿

恭惟先生天挺之姿人品之豪襟期灑落器宇瑰奇
摳衣木齋學求大方孝悌恭儉餘事文章珪璋令望
山斗高名飛英雁塔射策龍庭籍通華班寵溢明時
峨冠大帶玉堂銀臺儀刑百寮聳動四方婦孺頌德
走卒知名方期大施庶望經濟命與時違始願終廢

來莅下邑實爲親屆賦歸纔遂風樹靡及遡彼東嶠盧墓是宅痛毒二期沈綿一疾嗚呼先生竟至於斯如梁之摧如嶽之頹國喪蓍龜士失宗匠生民誰庇後學焉仰嗚呼伊余小子滯劣無狀夙慕芳塵晩拜門墻以文爲贄遇知一見提撕警發誨我不倦迨其拜辭詔余何言謂我復來宜續講論聞命以退感悚交至愧余慵懶反違勤誨厥後進謁或值紛忽丈席之間侍末從容越在戊寅聞公移築余造川上於焉候謁于時晩秋景物正好楓酣翠壁紅光映水顧余樂之公曰信美今雖適彼後豈捨此聞公此言謂公

重還悠悠東北離違經年何意昔說而終永訣一聲
長慟九原難作報答無地恨其曷極儀刑永隔歲運
環復日届山摧情切雞奠敢將微誠薄具來展一觴
敬薦萬古長辭不亾者存尚歆于玆

輓詞　李惟樟

時論同歸尺五天如公地步擅名專可憐芝草欲三
秀亘耐林烏啼二年緱氏山中尋舊學子眞巖畔理
荒田黔婁死後衣巾廢一謚千秋表兩賢

又　權斗寅

嶺外揚聲日朝端正色年望歸名下士風振海東天

進退皆憂世艱危遽失賢方期濟川用誰遣壑舟遷

又　　權斗紀

吾道將窮日邦家殄瘁時先生已云歿後死更誰師
美質荊南璧良才冀北驥謙謙君子德諤諤諍臣儀
學術通今古文章絶等夷忱恂奉萱室密勿侍經帷
國藉忠賢重家因孝友持允爲章甫範偏得聖明知
玉署論思切銀臺出納宜尺書扶義烈孤節凛霜威
世固多猜忌天胡不憖遺儒林爭惋惜行路亦嗟咨
旣失巨川具其如大廈支永懷疑夢寐長痛爲公私
小子蒙知眷生平奉祝規靑山移卜築白首許陪追

已矣吾安仰悲乎涕自垂鴻歸空有跡豹去但留皮
谷口人來少遼陽鶴返遲羊曇無限淚不忍寫哀詞

又　洪萬朝

一脈陶山接緒餘朝端王立冠簪裾匡　君只欲輸
忠直論事何曾較毁譽始信和平還有確郎知名下
果無虛胡然微恙仍長逝聽說神精損孝廬

又　張壚

君懷卓犖自髫年收斂身心學聖賢孝友家庭忠有
本糾纆文陛道無偏幾微不昧時艱際妙契重尋靜
退全墳種末陰齎志没蒼黃一疾欲尤天

又　成瓘

士林聲望孰踰公經術文章各致功雲路飛英行素學陶山講道遡餘風黃堂奉檄心纔屈聖室呼皐孝未終可惜邦珍難再得云亡非獨爲私恫

又　李坽

愚爺去世後始有懶翁賢好學今顏氏孝親古大連德爲儒軌範忠作國蓍蔡痛哭斯文喪明星落九泉

又　嚴緝

濁不隨波醉不醨朝端玉立獨淸高已能文學尋伊洛何況淵源自退陶心薄功名同土梗意無權貴覩

毫毛苫盧滅性寧非命慟爲公私淚濕袍

又　　柳栽

當年才望冠清朝儒雅遺風襲退陶地分岧嶢看峙鵠　天恩煥赫荷頒貂聯翩禁直襟期照離索年來夢想勞最是衰麻渾血淚九原餘痛未應消

又　　鄭岐胤

文章節行貫邱園君子風流子獨全學有淵源由百世義爲被服慕前賢大庭遥憶君愁寂人境長嗟我欒巔虛負當年分華約暮天搖落淚如泉

又　　孫萬雄

軒然器度肅然儀瑞世高才夏不羈詩禮元從溪上出名聲早入嶺中推材宜廊廟官方峻壽止耆叟命反奇知已舊情那足道士林堪歎失宗師

又　趙鳳徵

士林根柢國蓍龜雅範端爲一世師大義已明扶壹日孫忠可見伏蒲時仁而不壽眞由命天若加年豈止斯最是九原無限痛荒扉尚有素帷垂

又　李光斗

正氣塞天地先生稟得之至道無偏倚先生明毫釐巍巍山岳像落落雪松姿接物無私欲待人去毛皮

學從鄒魯得道源洙泗淵雅望人爭仰清標世共推
天門一射策名譽動京師鵠立鵷班上文彩傾朝儀
義彰扶　壹日志公揀賢時堂堂正直論不爲權勢
移入孝出而悌偏蒙　聖渥滋致君擬堯舜濟世期
雍熙壓沈固無常素志竟差池皇天喪斯文喬岳忽
頹夷儒林失根柢國家亾著龜風凄懶隱齋月寒衰
柳枝清儀底處得只有霜月知路遠違執紼題輓淚
交頤

又　　沈橃

此生於世亦多聞名下完人始見君前席忠規今祖

禹明廷直節古朱雲蒿里底處新埋璧蘭室何時亘
挹薰惆悵屋樑殘月照一聲隣邃涙河汾

又　姜碩臣

南州松退道相傳咸仰儒宗百代賢文學承家公獨
勉行能高世孰敢肩風流江左無雙士聲價朝端第
一仙寶樹方榮今遽折春陽何處掩新阡

又　李時善

夫子入窮鄉人瞻若鳳凰位高能下賤名盛善韜光
拮据民瘼薰陶俗向方不虞舟夜失朝野惜摧腸

又　李斗精

寬厚天姿德望崇聲華早出搢紳中心窮性理推來
學文激頹波振古風衰毀只緣殫子職蒼茫眞可恨
天公吾南從此將焉仰憔悴儒林痛豈窮

又　丁思愼

眞城世閥又斯人薛荔爲衣蕙苣紉忠孝立身根有
遯行藏在我玉無磷緇帷講學山中市　經幄論思
席上珍東洛舊遊渾寂寞春陽回首獨傷神

又　朴紬

此世完人獨數君尚看風範出猶薰奔流砥柱猶能
屹衆卉孤蘭謾自芬東峽聞曾欣捧檄北山歸不待

移文藏修晩計今何誤一片春陽寄尺墳

又　　金壽聃

弇了當時第一人名聲燀爀動朝紳儀容敬謹言無
擇藻思淸奇筆有神壯闕端宜資黼黻東阡邪忍瘞
經綸凶音忽報悲難任爲寫哀詞謾濕巾

又　　李玧

才望當年冠嶠陽明時拔擢荷龍光身經夷險操愈
厲世閱滄桑舉益昌吾黨期君殊不淺彼蒼殲我一
何怭尚看滿篋文章在留與芳名千古長

又　　洪道翼

北斗東山標望高百年南國挺人豪文章赫世由松老道學心傳自退陶晚入仙區知色舉早登瀛海幾翔翺傷生耆壽緣哀過孝子千秋誦子羔

又　文道器

生逢聖代振英聲驥展雲衢路既亨白簡霜飛肝膽慄靑蒲面格廟儀淸孤忠恰似南朝李純孝還同北地荊君子如今催鶴駕公私哀淚不堪情

又　權泰時

家學淵源夙泝尋淸溪派接退溪潯銀臺玉署論思切東郡南州惠澤滂元禮模楷推太學謫仙詞賦擅

瑰林從知壽耉雖因毁朱雀高名後世欽

又　　權斗經

湖海堂堂一世豪妙年儒行動倫曹雄飛片羽青雲閒寡和希音白雪高啼夜慈烏方戀乳鳴朝儀鳳奄藏毛英賢屈指晨星盡淚爲傷時自濕袍

又　　權瑍

卓學光時黍溫文博古儒銓司精鑑別　經席煥鴻謨年僅中身壽官推上大夫豊施還耉報天道竟嗚呼

又　　金夏相

東谿吾祖有外孫乃是一國之蓍龜嶠南倚以有質
問朝廷恃之可稽疑名高吏部稱銓曰望重 坤宮
請饌時宋都加額豈專美蜀山輕重殆似之一心初
非當世路 聖恩難孤聊出裨行藏惟覗義攸在出
處一任道所宜文類昌黎推獨步名近林宗騰口碑
嗟嗟遠棄竟未終茫茫天道若難知今來人事摠成
虛不堪川西室獨遺

又 金輝璧

南紀生賢世所宗高名直與嶺爭嵩扶綱正議今鄒
浩疏倂良規古呂公三載烏啼猶未盡一朝雞夢遽

來凶從玆永失依歸地重爲儒林痛不窮

又　柳後章

妙歲聲華走卒傳風流文彩世無肩瑤墀獨對三千字雲路高騫二十年佇見巍班登鼎鼐那知虗雪殞蘭荃儒林自此無依仗回首東天淚自懸

又　成文夏

金馬門前第一人十年端笏謇王臣已驚世變波飜海誰謂賢嗟歲在辰不盡慈烏啼半夜空教神劒合延津傷心落葉空山下雲冷黃昏白屋貧

又　丁惟愼

峽天東望德星淪南嶠如公更幾人高世重名傾左海當朝文彩動簪紳可憐才大時難遇誰識家窮道不貧回首平生成夢寐公私長痛欲沾巾

又　　權壽良

學優而仕孝爲忠千古聲香海以東拔俗雄懷高士節傾朝懿範大臣風抗言不計身榮辱稱美無論議異同滅性非緣違聖訓斯文將喪痛何窮

又　　李耆晩

南州高士早趍倫先正遺風更有人杜氏宗孫書滿腹王家世業筆通神餘哀未及成春日雅望終孫側

席辰從此斯文陽九運秋懷隔嶺重沾巾

又　金萬柱

令公生南紀壺䄇已老成凝然名賢後復見風骨清
孝友本天性詩禮繼家聲射策君東堂紙價增都城
東人望嶠岳走卒知姓名霜臺動直聲　經幄優恩
榮榮華豈素志意欲裨世程一麾出守還邱園晚計
營誰知泣血餘奄見二豎嬰公來白山重公去白山
輕天地竟蕭條高才日凋零雅望與英姿何處更逢
迎新阡寒雨霏故山秋月明獨立一長慟無言涕自
横

又

柳日祥

天挺英豪嶺海堧士林傾嚮自青年沈潛豫學皇王際奮發高文壓賈前禮法持身元不懈風流接物更無德龍門釋褐名聲大鳳幄橫經寵渥偏崇級漸看卿月近孝心頻乞邑符懸春瀼瑞石華筵敞雲滿遙萊彩袖翩已向名場知塞馬仍從世路閱桑田天儁斗隕寒光斂澤國龍亾灝氣還殯斂只憑親友賵揄揚直待史臣編蕭條鼎路經邦業冷落文壇主席權泉壤婉容應不慼闔門羈影儘堪憐愚蒙辱在論交後獎餘曾從結髮先義理飽聞撗竪說篇章實貫唱

酬牋箧中遺墨班班在夢裏離懷草草宣乘化未應歸帝所賞音誰復聽牙絃荒詞不盡公私痛雪涕長歌殄瘁篇

又　　金侃

自是南州第一人早年文彩暎楓宸櫝經　御榻論思日整笏瑤墀諫諍宸秕爲良臣終活國那知孝子遽摧身分明太史波濤筆留得芳名萬萬春

又　　李瑞雨

經明行潔各端倪嶺嶠峨峨倚欲齊雅抱初扳青鎖闥離歌旋唱白銅鞮滄桑累變書仍阻雲樹重遮夢

亦迷漬絮單盃那得酹京詞空帶淚痕題

又　李麟徵

昔年待漏銀臺門君時珥筆登瀛閣禁掖清讌春晝永諸公暇日相追逐袖中一篇蓬萊作古調冷冷振金石月出滄溟皆骨白仙人舞月吹鐵篴聞君壯遊窮扶桑知君健筆驅海若主屹山長一千里人間聚散星落落永嘉一麾天借便屏山載酒楓葉赤語我人寰何偪側吾將佚盪以自適太白之下雲水深架巖鑿穴開茆屋天寒歲暮碧梧冷腐鼠不足鸞鳳食知君此計誠長往況君襟袍曠塵俗歸來京洛懷往

事嶺雲杳杳音塵邈聞道丹井纏至痛且憑悉素書旨
雙鶴吁嗟誠孝天不佑今君病死淒山谷可惜風流
與文彩豈是碌碌者所敵河洛之後溯眞源歐蘇之
間見風格天門白日射天策向來聲名動京洛貴人
皆避繡衣驄宮娥夜燃金蓮燭有才無賴 聖明知
有志未售雍熙澤好花多風良玉碎古來此理難可
測顧我相知自妙齡膠漆之契斷金諾豈有微能來
信從自幸鈍質資磨琢人生百年何倏忽舊遊太半
成陳跡我有淸[illegible]與白茅欲往酹之江山隔擊節長
歌薤露辭未到三行涕損臆

又　　　金昌錫

太白山高秋月白爽然寒宵看灑落山高月白自清奇不許塵氣來相逼往歲吾君入太白太白峯頭秋月紛我吟秋月送君去秋月熒熒長隨君長隨君君心月色渾未分寶焉葱籠曉無跡下視人寰雲錯莫玉堂金門如夢中羽衣緌節何飄忽孫山日月影婆娑十分精神非子耶我歌山月當筵曲和君逢山山月歌戊寅九月君之入太白也過於鳳停寺臨別以秋月詩相贈君以蓬萊山月歌示我要和而未能故說與此意以報重泉

諸賢送說

權領相 大運 起謫中登對奏曰李東標文學行誼爲當世第一向者抑置成均非公議也今宜改分館置之南床而進用方急請用不次之例亟令入侍 經幄以輔 聖德云

權參議 瑎 特薦李東標經國大材 殿下若用之則可做三代之治云

朴南溪 世采 奏曰李東標卽文純公傍孫而有文學實是嶺南巨望也已巳以後入京從仕之時絶少且其上書言 中壼事語甚剛正今方任光州而材行傑出別於他人云

李陶庵縡三官記曰李東標嶺南人退陶之傍裔也
當　中壹遜位時上疏力爭而申救吳朴諸忠因棄
官歸其後以修撰承　召路過竹嶺有一老嫗當路
羅卒責之曰此母胡不坐嫗曰此是無母之世呼此
母何爲李某惕然辭職而歸連除吏議副學不赴
辛酉正月初六日引見時領相金在魯所啓今因關
西人才事敢達西北人各別錄用累有下　教而每
歸文具至於嶺南地方最大人物最多卽今立朝從
仕者絕無僅有本道風俗不爲上京求仕故雖以文
科者言之無故可用之人公然十餘年二十餘年棄

捐者多矣甚慨然嶺南人戊申事不過一時被其詿誤而亦非人人如是且其人稟質愨素知禮義之鄕他日國家脫有不幸其所得力安知不在嶺南乎都政不遠西北人夏加收用嶺南人別爲加意收用事中 勅吏兵曹何如 上曰卿之所達信是矣 朝家安知不得力於嶺南乎幷依爲之同日時任諸道句管堂上引見時左副承旨元景夏所啓大臣以嶺南事有所仰達臣亦有區區所懷敢達嶺南千餘里人民近日朝家棄置不收恐非 王政嶺南風俗上下道各異而世人以得罪名義舉責嶺南人然而者

以己巳事觀之設或有得罪名義李東標則力主清
議嘗上疏論趙嗣基負犯之重曰不可輕赦且救忠
貞公吳斗寅諸人其樹立卓然此等之人各別崇奬
似宜矣 上曰李東標何如人領相金在魯曰退溪
傍孫持清論力塞閔章道通清矣 上曰李東標子
孫有之乎景夏曰李東標子濟兼登文科戊申為馬
官而馹騎為賊徒所刼奪坐此被謫旋即蒙放而廢
棄今至十四年古人云惟當十世宥之若使濟兼得
罪名義雖東標之子固難容貸其所坐不至大段則
當施以十世宥之之典矣且其學行繼述家業而東

標之子尚猶如此其他淹滯可知若欲收用嶺南非一參奉一典籍所可收拾以臣所見如東標之有樹立者特 命崇贈錄用子孫然後可以風動一道矣 上曰李東標退溪傍孫云其先誰也戶判金始炯曰退溪叔父參判臣堣 靖陵勳臣即東標先祖矣領相金在魯曰李東標 贈以高爵李濟兼各別錄用則好矣 上曰承宣不達則予豈知乎如此之時持淸議立異可貴特爲 贈職濟兼分付銓曹收用 上仍下 敎曰參下乎吏判趙尚絅曰尚在參下矣 上曰右職調用可也尚絅曰陞六乎 上曰依

爲之尚絅曰 贈職當以正卿乎 上曰何如領相
金在魯曰特爲超品 贈職以合表章之典矣 上
曰東標特 贈正卿濟兼陞六調用可也
壬戌九月十八日晝講入侍時吏曹參判元景夏盛
稱嶺南人收用事又言李濟兼奉祀孫收用事 上
曰李濟兼大臣及卿言故特令調用濟兼矣今聞已
死殊甚矜惻其奉祀孫令銓曹錄用可也
戊申十二月二十六日誠正閣賓對時領相蔡濟恭
奏曰夫南人名色之分淸濁肇自 肅廟初元伊時
許積以顧命大臣權勢隆赫能貴賤人故嗜利貪榮

之徒李多趨附是之謂濁南文正公臣許穆灼知其凶國害家面斥積疏論積淸裁凜然而一時之士同聲推仰無不以是爲歸是之謂淸南逮夫己巳如李萬元李東標李后定皆抗疏極論以罪爲榮外而進善臣丁時翰內而判書臣兪夏益等或相繼陳章或激濁揚淸而以臣伯從祖臣蔡明胤言之六年之間一不立朝名論矯矯擧世推重故甲戌改紀之初首選瀛錄其他列名於故忠臣朴泰輔疏下者又不知爲幾人此皆淸南之尤表著者而平日言論事爲與所謂濁南不啻與水火之不相爲謀也及夫戊申爲

濁南子孫者恐不能復見天日至於同參逆變之境而聞淸南緖論者無一人入於其中此乃淸南濁南終始之槩也

諸賢記聞錄

己巳五月懶隱李先生東標以修撰在鄕疏辭聞中宮遜位與吳斗寅朴泰輔諸公疏爭受栲掠死欲陳疏爭救而時 天威震疊 教以有言者論以逆律或慮得罪貽母憂陳稟於大夫人大夫人許之卽搆疏語甚峻截及入京被親舊力止抹去危言而上之

洪濟州重疇令公嘗曰吾少時隨叔父在利川衙李

子之過其子爲達官則又貴重其子不敢加以糾責
而君則之母夫人不以君則之爲高貴而貸之少有
所失輒加嚴責君則又趨走承順如事嚴父是足爲
世人之矜式也夫

吾年十二三已能識大人氣像一日聞李爺到青巖
亭趨而往觀焉儼然有壁立千仞底氣像故晩年嘗
作詩有念惟大冢宰一世推儒豪我昔一望之修幹
龍大袍如磨蓮抱王撑柱九霄高之句以寓景慕云

出權萬記事

先生之愛容衆雖稠人廣坐隨面致款老少尊卑無

不周遍人皆心服莫不傾嚮
先生襟懷灑落長身玉立面方顴秀時回英眄燁如
巖電凝坐不嘗欹側行步出入其容舒遲常拱手以
行未嘗弛放其精神襟韻眞世間之偉人也
李奉化明弼乃清介能詩善書人也輯諸家詩名曰
詩叢其中載先生七言一絶曰李參議某嶺南人也
有學行持清議在鄉聞有　召命作詩曰一枕依然
午夢牢萬松如海室如船須知六國封侯印不直東
都二頃田可見其耿介之志云
兪持平命咸京中人有詞翰於余爲中表兄弟嘗南

遊至伯父所留數日語及先生己巳疏事歎賞不已
請見先生詩文伯父出示先生金剛錄俞兄讀數遍
曰文約而一山光景收拾無遺可謂好文又見對策
二道曰凡文字出於性情雖科製何異哉李公之文
君子之言也又詠蓬萊山月歌曰清新灑落眞名下
無虛士也

己巳三臣立慬之後李參知后定呈疏政院而見却
無復有一人敢言者先生在鄕恨不廷爭搆疏入洛
將呈徹疏中所陳可以有辭於天下後世而世所諱
言 上所不樂者也當時余年已十三矣今猶記得

所聞先生之洛下故舊知先生有老親者莫不危懼曰君有鶴髮在堂無他兄弟此疏若上則北塞南海必不免焉將如老親何挽止者多然先生之赤心徇國不爲禍福所動誰能勸之誰能沮之而一友人竟抹危言而上之雖免罪譴而先生以不得盡所懷爲平生之恨且聞疏中所抹處不能盡傳而其中有王山新阡羊馬嵯峨驪陽舊宅氣像愁慘之語而見抹論者以爲此一款語 上必大怒雖不盡先生忠赤而終不被禍者亦天所以相孝子也

先生早有盛名文章學行流輩莫有先之者方伯三

登薦章及擢魁科衆皆洽然及屆于昌樂丞人皆惟
且惜焉未幾超陞入玉堂昵侍　經幄講論經義明
白剴切啓沃弘多觀者以爲眞學士當時首相閔黯
把握朝綱人皆影附先生獨超然自守及爲天官郎
也塞閔柳李三人淸錄衆皆吐舌
先生叔父觀察公以辦局懿範聲績茂著又有藻鑑
甚愛重先生異於他子弟在州府藩臬輒使從之先
生於外事一無預焉獨處別室耽嗜書史日夕咿唔
觀察公尤奇愛之以遠大期之
李扶安文標氏嘗謂余曰吾家承旨兄已巳一疏固

公大節無容議爲而其孝行之出於天者人所共聞然知其內行之修備者莫如我公無容則常在大夫人側左右使令不使婦孺婢妾代之匙箸之進衣衾之執身必親焉至於如厠前後扶持或恐有傷又如古今嘉言善行一家事故親舊吉慶無不陳說大夫人未嘗不樂聞至或時學兒戲大夫人逌然而笑大夫人所嗜之物雖在遠方求而必致一室之內和氣藹然吾兄實稀世之孝子也

先生出爲襄陽光州三陟時養大夫人以專城極其誠意而自奉儉約爲政寬恕吏民俱安清操愈勵解

歸之日民有琴鶴淸風之謠

再淑少時累謁先生於先父兄座隅固有山仰之誠今年老病瀕俛仰今昔每有古人不可復見之歎嗚乎古人何可復見也聊書平日耳聞而目見者以寓景慕之意焉因讀已巳疏本吟四絕

懶隱先生孔范忠一封　天陛露丹衷莫言臣職當然事伊日朝廷少似公

天官冢宰典文衡尚節褒忠何等榮鸞鵠捧來泉户賁海邦千載仰高名

隅坐當年仰德儀慇懃撫念故人兒祇今老朽猶遐

慕每讀封章膝自危

紅紗落筆走龍蛇一字千金豈足多莊在縹緗供寶玩應知光氣燭山家（出姜再叔記事）

先生天資近道而器宇卓犖胷次灑落而風儀俊整眼如晨星響如洪鍾望之如仙鶴卽之如喬嶽一見可知其有德鉅人也

先生自志學以來不屑於章句之學而加工於向上之事以反躬切已為務以主敬立誠為本每閒居獨處整勑愈嚴目不傲視手不妄動整齊衣冠終日儼然危坐上衣嘗膝處先穿

先生嘗曰士君子外須韜晦內自植立勿令汲汲於頹波又曰無所爲而爲者義也有所爲而爲者利也吾自初學時常服此言

後進之及門者隨才成就各盡其量嘗曰少年發軔初頭不可不愼一失於初後難收拾所以立心制行罔不在厥初也又曰人之作事麤率實由心內躁擾欲養之於內者不可不制之於外也

先生嘗曰吾於無事時或按伏得一兩段而遇事直是草草都無的實滋味盖緣本地茅塞已久雖格言至論率多扞格難入况不繼澆灌之力耶又曰男兒

日間須有壁立千仞底氣像其自警而警人者如此

嘗與門人書曰學文之法第一看大槩第二看文勢規矩第三看綱目關鍵如何是首尾相應如何是一篇鋪敘次第如何是抑揚開闔處第四看警策句法如何是下句下字有力處如何是融化屈折剪截有力處如何是實體貼題目處推此而得之作文之法可謂盡矣

讀書必先領略大義不爲枝葉所繳繞至肯綮處輒平心澄慮反覆尋繹必須通透乃已遇格言至論必拈子弟門人開示勉誨焉

少時羣居黌堂獨莊敬自持不與人戲褻雖場屋波
蕩中亦復歛袵端坐如在靜室知德者固已敬重而
不知者反疑其過於泥古也
先生每以學術分岐異說肆行爲憂雖前輩並言或
有未安處必卞疑證正以示學者
平生篤工尤在於四子及性理大全心經近思錄諸
書晨起必整坐書室終日讀之或中夜莊誦自少至
老常如此
先生在朝廷長身秀骨玉聳山立正笏垂紳特立班
行鞠躬進退未嘗跬步忘敬其出而治郡必具冠服

危坐以對吏民其政必以經術儒雅爲先恥爲粉飾近名之事故士民莫不誠服常有去後思

先生在川西因其地號蘿溪又曰懶隱蓋先生嘗欲乞身早退號以自警（出張萬杰記事）

往在癸亥四月始謁先生于孫山向陽齋請受學因而來往其學問向上之工平居接應之節耳濡目染心悅誠服者多矣其時識見膚淺文詞短拙曾無一言一行之記述今奉辱示狀本盥薇莊誦怳若更承謦咳於丈席之間撫古傷今感淚自流狀中所錄備述詳記盛德懿範已盡模寫眞可謂善言德行者顧

此皆耄疲劣之見何敢形容其萬一而以濰久遊門下有此錄示遺事之教旣感不遺又重違囑遺忘之餘僅記十餘条仰備裁擇不勝猥越之至

先生自少時專意讀書未嘗少懈及至中身每夜起坐誦古書率以爲常雖在憂中亦不廢輟其學之不厭有如此

辛亥歲大饑與弟處士公晝粥而食讀書不輟輒至夜深一日母夫人煮大豆以饋之曰且少止讀吾慮汝曹生病先生承命卽止季公則手握而讀盡罌豆在掌心焦黑者皆潤遂大驚心先生勸之止竟成疾

沈涵而天

先生嘗教學者必開卷整坐朗聲改容先讀一次文義肯綮詳細說與使之鼓動振作雖蒙學莫不欣躍傾聽

先生德容莊重學力純備言辭之際未嘗見疾遽之色稱人之時亦不曾斥呼姓名雖年少位卑之人必曰甫甫某氏客至必下堂迎之比返亦必下堂送之輪蹄輻輳戶屨常滿接待禮貌終始不怠其冲虛謙恭於此可見

先生爲教授時待士以禮主試秉公雖亂軸拙篇必

須徧觀首尾字病句瑕一一點考洛中多士交口稱誦以爲藻鑑之明不倦之誠近世所未有也

先生自少不事生產不知田疇所在嘗過西郊見一田禾稼甚盛謂小僕曰汝輩治田何不若爾對曰土田是也先生笑之

先生少時嘗投一店止宿夜深有一女子入卧內從櫳架盤桓若尋物者然久不肯出先生叱退俄有一丈夫執刀火燭房中先生問何事其人出曰其女何去云云先生嘗曰此爲子孫之戒

先生仲父觀察公爲義城縣令時以一硯匣遺之甚

古朴先生前後居官終不易曰叔父之賜也

甲戌先生長子晦兼議醮於荷塘權先生女貧無以備禮段大夫人曰何以爲之先生曰舍人司例有古風而吾不欲以子而累公遂用儷皮荷塘顧其夫人曰毋恠吾固知其如此其後荷塘之歸女也方宰豕春以山麻絡籠一馱而送之先生笑曰眞吾耦也

其爲三陟府使時當乙丙大侵百姓散亾殆盡先生一心賑濟凡所以利於民者無不任其取資州有五十川產銀口魚設梁禁漁以供進上官用先生爲罷梁役進上所入皆買取於漁人官無所儲一日行過

川上民以一苞魚獻馬首曰民等旣貫梁役又得魚資活甚衆度官厨無此敢獻孝供先生曰汝念我親餒耶乃授田米勞之川民至今傳誦

先生與洪台得禹友善及洪公莅安東聞先生寓峽貧甚以火粟百包饋之先生一不安於無名厚貺辭之再三洪公又强之先生遂賣田于醴泉以錢易之

先生於飮食必敬未嘗斥言味薄作客亦未嘗嘗羹嘗則必盡常訓家人曰飮食中有大禮敬在不可不愼也

先生每居官輒以家貧付窮族所莅三邑皆雄饒而

辭歸之日必貸粟出糶而食身不近綺羅之物人或
譏其近名及其歿也乃無一完衣人始服其眞淸白
乃有登諸輓語者

先生性至孝常以早違嚴顏爲終身痛奉養大夫人
不惟甘旨無闕惋容愉色順適其意大夫人敎訓又
嚴少有過差輒不饒先生免冠俯伏以俟之大夫人
假以容色然後乃冠自少至老常如此旣貴後嘗以
過受大夫人嚴責伏地免冠時有觀察使來訪先導
已至家先生乃起命家人曰汝背負母氏上樓以觀
之觀察使旣去大夫人笑曰吾豈不自上樓耶使之

負是寛解我也

丙子秋呂參判必容以撿田歷到鼎院語及先生以爲日後當餟食醴泉倅申瑞華亦云戊寅見李延陵萬元嘗言先生德望爲一代所重百世之下不可泯沒其後以安東倅過鼎山謂人曰李公合享否此老尚不入祠則實士林之羞云其一時縉紳儕友之推服亦多如此 出李瀷記事

贈職時詩幷序　　李光庭

李懶隱先生以經學文章重　明陵世旣擢上第選銓曹郎歷數館閣直道正言不

勢怵不比權以義去就卒不究所學識者以為恨今年春筵臣白先生在某時有某事某事宜奬遺直　上曰俞予未及知其褒贈錄用子孫於是先生有冢宰太學士之　贈三月某日先生孫重延奉誥冊而至四月己亥焚黃祀告于廟先生胤子濟兼士達甫書告光庭且令歌詠其事光庭作而歎曰　聖恩至矣為後學者固欲張大之以耀久遠而光庭非其人且先生儒者儒者之於時進以禮退以義常與道俱

行其所可爲無所必於中不可以一節擧也世方以名義操切前時人故筵臣之所達只据先生處置間一二事非先生之至也然因是數言者先生之在當時剛正無私可知已豈不偉矣乎光庭老矣猶識當日事未嘗不以先生爲正今先生歿四十年餘而公論發於筵席嶺南人士其歡聳矣光庭病不能進感禮與士達甫握手而

敬謹綴近體一篇以道景行之思云爾

世變賢愚久失公悠悠頹古到公空至今人說孫忠

凜曠世恩從 聖眷隆史冊端能傳盛節簪紳猶自
揖餘風白頭尚記前時事憾慨題詩意不窮

又 李徵無

故承宣懶隱先生眞城李公以 肅考十
年癸亥擢上第登瀛選時當巳巳 國有
大事公上封事極言其爲天曹郎也又抑
權貴去闒茸直氣凜然聞者縮頸入待
經幄啓沃弘多 上亦虛己聽納眷遇隆
重由是爲巳巳名人事在 國乘今上十
七年辛酉正月大臣及筵臣合辭白 上

公立朝時事因奏請追獎旨　上命贈大
冢宰兼大學士是歲四月之初遂揆貴改
題嗟呼公以卓節重望位不滿德識者恨
之卽今滄桑累變洛蜀交分乃於此時有
一種公論在衮以曠典榮及九壤豈非天
哉小子嘗從先生學其於大君子爲人行
巳之方蓋仰覷而心識之山梁旣頹寓慕
無地今日之來幸參祭官跪獻一爵俛仰
今昔不勝感咽謹此作敘紀實賡之以古
風長句一篇以歌其事總一百八十二字

懶隱先生吾叔父道德文章當世一一朝釋褐揚
王庭朝中雅望山斗匹　主上重之淩倚毗懋歷清
要遷代迭成就　君德公已任多處　經幄以輔弼
惟公大節在已已直道危言光史筆太白山南東洛
上晩計藏修高臥必公是玉帝香案吏龍蛇之歲賢
嗟日公歿四十有二年一二臣工上事實自　上一
聞嗟歎久　贈以天官冢宰秩四月維夏日維戊題
主焚黃殷祭畢尚書履聲宛如聞冠帶觀光贊芬苾
寔公生朝同一日何幸干支邂逅吾嗚呼盛事盛無
二歌頌洋洋箕域溢

贈牒楚黃時有吟　金景泌

朝陽彩鳳一聲孤范孔貞忠復海隅名義本非吾嶺壞倫常幸賴此翁扶當時事蹟輿人誦今日　恩徽曠世無試看宦途躁競輩火寒灰滅卽須臾

李東標眞城人參判堣之後擢魁科歷踐淸要至左承旨風姿玉立博學有文章己巳上疏力抹諫死諸人能言人所不敢言風節動一世後特　贈吏曹判書在安東邑誌

李東標　肅廟癸亥擢魁科歷銓郎舍人止參議號懶隱有學行風節　當宁辛酉筵臣以力主淸議樹

立卓爾建白特 贈吏曹判書在醴泉邑誌
李東標字君則眞寶人參判松齋堣之六代孫也生
於崇禎甲申 肅廟乙卯生員癸亥魁文科天資近
道學問純篤器宇風標玉聳山立行誼文章爲世所
宗學者稱懶隱先生有遺集若干卷 肅廟己巳
中宮離位時先生以修撰在鄉聞卽蒼黃就途上疏
極言當日諸臣伏閤驟止終不能自盡於大事之恨
因力排吳斗寅朴泰輔李尙眞李世華被罪諸人語
甚切直世以爲己巳一人而有萬山枯木一葉靑之
語其後累拜銓郎不赴平生不附權貴恬退自修晩

移太白山下安東地葬毋盧墓以終壽五十七歷舍
撿止承旨今上辛酉大臣重臣建白李某已名節
激勵頹俗樹立卓然請崇 贈以風動一世自上特
贈吏判兼大提學在禮安邑誌

奉安文 李彙寧

天相斯文先生篤生山川毓秀奎壁鍾英剛方精粹
穎悟聰明早理學業博通經史天人性命王覇義利
毫分縷析燭照籌畫曰有大方退陶心學寤寐十圖
羹墻六曲家庭私淑門路端的詩禮夾輔道義充積
淵源有受溥博由出羽儀 王庭曰予良弼聖學渝

髓皇猷黼黻端笏特立百僚動色史魚抗直司馬踏
實泰山北斗靡先生誰首相特薦滿庭同辭才調器
局文學行誼　宸衷紆眷晉用伊始飛英翰苑握筆
銓郎霜臺曳履平步玉堂龍衮恩補貂帽寵　錫都
民攢手泮士加額八座崇秩三代隆治維歲已遭
世艱危北首　明陵不死非臣大義若是讓與何人
千里嶺路匹馬星奔尺疏在袖字字危言彼峨何阡
吁慘誰家是時宮庭白日無華雷霆未收鉦鑊方羅
一言判死四忠與歸枯樹獨葉濁流抗葦匪負德望
詎蒙　恩恕尚有遺恨只息遐擧雨簑披靡江舟撓

瀁瞿塘漸遠靈泉入望閑門窮賾一部羲易歷稽前
後進退幾日中朝半載三州五考大家一揆益光吾
道 先王曠感華誥翩爛爵以象宰謚云忠簡八字
題帖千古煒煌尚闕俎豆多士輿傷窈彼元山杖屨
遺芬吉日揭虔奔走襟紳精爽儼臨泉石如昨惠我
後人永世無斁

常享祝文 姜必孝

孝家正學扶倫危忠尚德報功永祀大東

懶隱先生文集附錄卷之九